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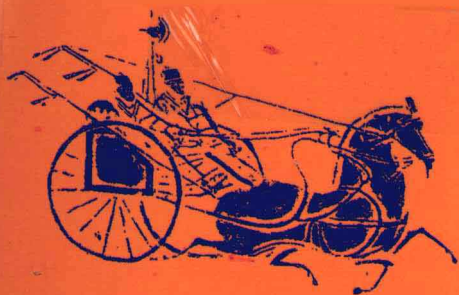
传统文化普及读本

名家
讲解

人间词话

□ 沈文凡、主编 沈文凡 张德恒、著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自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名著。薄薄的一册，字数仅五千，加上删稿也不及两万。但王氏《境界说》言简意赅，涵纳丰富，自足千古。本书对其全书进行注释和讲解，注释简洁明了，讲解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是作者长期研究《人间词话》的结晶，是一本学术



長 春 北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传
统
文
化
普
及
读
本

名家
讲解

人间词话

沈文凡／主编 沈文凡 张德恒／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讲解人间词话/沈文凡主编; 沈文凡, 张德恒著.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1. 6

(传统文化普及读本)

ISBN 978-7-5445-1744-7

I. ①名... II. ①沈... ②张... III. ①词话(文学)—中国—近代②人间词话—注释③人间词话—译文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0269 号

名家讲解人间词话

主 编: 沈文凡
著 者: 沈文凡 张德恒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刘喜岩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4 千字

印 张: 9.12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917482

总序

十年前，我曾应吉林文史出版社之约主编《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译析》一书。这部书的体例是，除对每一首诗都进行必要的注释、简析之外，还要逐句配有对诗篇的今译。今年，我又有幸应长春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名家讲解系列丛书”，其中包括《山海经》、《文心雕龙》、《艺概》、《人间词话》。编著的体例与十年前主编的《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译析》相同，不能无感。

把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翻译成现代语体的文章，在五六十年代，给人印象较深，影响较大的有余冠英先生的《诗经》和乐府选译，郭沫若先生的《屈赋今译》。至于说注释，在古诗词领域，则唐圭璋先生的《宋词三百首笺注》、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等无疑是近人注释古籍的典范之作。在品评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霍松林先生的《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刘学锴、余恕诚先生的《李商隐诗选》等，这些著作都为我们今天从事古籍的今译、注释、品评工作提供了借鉴，裨益良多！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古典文学作品的今译、注释、品评之作蔚为大观，展现出极大的活力与生机！

我现在奉命主编的这四部书，《文心雕龙》、《艺概》、《人间词话》三部均属“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山海经》与舆地（一般认为是神话作品）联系紧密。较之具体的文学作品，如一首诗、一首词、一篇文章，文学理论在翻译、注释、品评方面的难度更大。此

中原因很复杂，但我想，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文学理论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文学理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也就是说无论是陆机写作《文赋》、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严羽写作《沧浪诗话》，还是刘熙载写作《艺概》、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都已在不同程度上相信了文学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他们都将自己所标榜的理论看做是探本之论，认为这些理论揭示了文学的本原。比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禅论诗，标榜别材、别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境界”立论，以之包举一切文学作品，使之成为衡量一切诗词作品的标尺。因此，要想把文学理论的著作译好、注好、阐释好，除了要對作者在行文中涉及到的作家、作品有比较深透的了解外，还必须对著作者本人的理论倾向有准确科学的把握，并能够将个别作家、作品的评价与分析 and 文学理论著作者的观点联系起来，在深入阐释其间关系的同时，对著作者理论的偏颇处、忽略处、隐晦处，还要尽量做一些必要的纠正、补充、揭示。这是译注、评析文学理论类著作比文学作品更难的地方。

其实关于古籍的今译也往往关乎文学的赏鉴，这也就是说，除了要在正确理解文意的基础上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准确的翻译外，还必须注意译文本身的文学性，对此，王汝弼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古书今译，不自今日始，远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已经逐绎过《尚书》，而班固又曾逐绎过《史记》。不过自从汉代以后，经师注疏之学兴，而此风顿邈。因此许多有价值的古书，都渐渐和后人陌生起来，有许多现代人，一提到读古书，就要感到头痛。不是他们对自己伟大祖先的创作不知重视，实在是由于诘屈聱牙的本文，和浩如烟海的说解阻碍着他们。

可是逐译古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工作不但要通过训诂名物的基本素养，而且假使所逐译的对象是文学，则从事者还要有文学的素养。不但辞藻要紧，甚至于音节韵律，也都需要审慎地

加以简练揣摩。以上两种还只是形式上的考求问题。至于要使笔调有如原作那种透人的热力，则还需要一种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要以作者的心为心。能以作者的心为心，则床头捉刀人，满可以有英雄气概；不能以作者的心为心，则无论如何装做，也只能如虎贲之似中郎，貌是神非。”

提请读者注意，王文在这里用的是“绎”而不是“译”，推究起来，大概就是因为“绎”的含义要比“译”更为丰富。译，仅有翻译（或翻译人员）的意思，而“绎”则有找出头绪、探究，连续不断，陈述等意思，从语义上来讲更丰富，而且也更为符合翻译古书的规则，即先要探究一番，理出头绪，然后将这些头绪脉贯成一片，再后来才是将己之所得陈述出来，应该说“绎”字体现了对翻译古书高境界的追求，前辈学者像傅庚生先生的《杜诗散绎》、文怀沙先生的《屈原九歌今绎》，都是用“绎”而不用“译”。

现在我主持编撰的这四部书，除王国维《人间词话》因属晚近之作，在文字上少有障碍未予翻译外，余三书均配有简洁详明的译文。

关于注释，据我所知，这四部书，除了对《山海经》的属类问题争议较大外，如一般认为它属于神话，但近年亦有学者力证其为上古信史，旧说深入人心，新说的理据也很不少，取舍之间也必影响到编撰者对是书的注译、评析，至于其他三部书，《文心雕龙》、《艺概》、《人间词话》，则前贤时辈的研究成果颇丰，我们这次除了继承这些成果外，比较下功夫的是使注释之文更加精密，这样将更有利于读者对正文的理解和把握。此一特点在《人间词话》的注释中体现尤显明。

关于品评。前文已经提及古书今译往往关乎赏鉴。因此，我们在编撰过程中力避译文与赏鉴之文的重复。同时还努力做到赏鉴之文的理据与辞采扬镳并驰。对著者的奥义进行准确的抉释，对其偏颇之处，予以必要的驳正，但以疏通著者立论之脉络为主。古典文

学作品由于以文言行文，故文辞简单赅括，如果将其喻作一条五彩金线的话，那么今人对它的赏评则应由线到面，唯如此，方能对著者的片言只语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故我们评鉴文中尽量将著者在文中涉及到的作者、作品铺开、延展，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

质言之，古典文学作品的译注、赏鉴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它不仅是一种将现代语汇、创作技巧、手法与古代作品进行接通，从而实现今古交通、古今对话的必由之路，换一个角度看，对古书的译注、赏鉴也必将有利于人们把古典文学作品的优秀传统与当代文学创作联系起来，从而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新鲜的源头活水。

参与丛书编撰的几位学者都是在古典文学领域浸润有年的专家。具体分工是，曹书杰负责《文心雕龙》，黄震云负责《山海经》。李浩负责《艺概》，沈文凡负责《人间词话》。

十年一个轮回，从主编《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译析》到此次应邀主编这套“名家讲解系列丛书”相隔十二年，而笔者亦由不惑之年行将跨入知天命之岁。非常感谢长春出版社给予我这次机会，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套丛书的编撰，同时也激发我进一步思索关于古籍译注赏鉴的问题，促使我为古典文学的普及与提高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在丛书编撰已毕，行将付梓之际，一向重视普及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知识的责任编辑张中良先生嘱我书弁言于书首，贤者之命不敢辞，谨撰短文如上，以抒感想。至于有关这四部著作更具体、更详细的评述，则各家之前言、附录中多有交代，在此就不赘辞了。

沈文凡

2010年年末于吉林大学

前言

词话者，顾名思义，即话词之语也，是以举凡评词、析词、论词、鉴词，甚或考察词作本事、索探词调来源、钩稽词坛趣闻、研钻词体做法，诸如此类，皆可入词话之疆。然若仔细条辨，则词话之作庶可以狭、中、广三义区划限域。所谓广，即指一切与词有关之话语，固不论其出自文集、诗集，苟有片语及词，则录入词话之选，此是最宽泛意义上的词话定义；所谓中，是指由后人改装、加工而成的词话专著，如著名的《苕溪渔隐词话》系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抽绎改题而成；所谓狭，是指以词为表述主体，本身即构成专书的著作。以此标准衡框，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无疑应入狭义之列。

借助词话，往往可以觑见一个时代的词学风尚，一个词人的词学观念。比如读一过《花间集序》，则知花间词人的创作环境及主题取向、词作性质。了解了苏轼“词者，诗之苗裔”的词学观，也就会对东坡天风海雨、“曲子中缚不住”的词章抱以会心的一笑。鉴察了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则不难体会南宋末年的词坛状况、词之运命。一句话，词话是深入解读词、理解词的一根黄金拐杖。

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王国维，精思密构了一部融通中西、措语珠玑的《人间词话》。因其写作体式固不脱先前词话体之旧范，具有松散、随意，灵光所聚，信笔写来之特点，故论者或谓其“中

国古典诗学的终结”；由于西方思想之输入，自铸“境界”一语来评词鉴词，是以论者亦有谓其为“中国现代诗学之开端”。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王氏，浙江海宁人。据其所撰之《先太学君行状》“远祖稟，宋靖康中以总管守太原，城陷，死之，赠安化郡王。孙沆，随高宗南渡，赐第盐官，遂为海宁人焉”。王稟以身殉国、王沆的南渡使王门家风隳坠，无复往昔之职业，“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以迄于府君”。王国维之父名乃誉，字与言，号蕤斋，王乃誉虽习贾业商，然“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以去，由是技益大进。”可以想见王父的性情喜好对国维产生了怎样大影响！

王国维早年才华横溢，然不屑科举时文之绳墨，故几次应乡试皆不终场而归。生逢世纪之交的王国维本自受到西学之冲击，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则深深唤醒了他的精神。王氏于1898年春入上海《时务报》馆，同时入罗振玉的东文学社，攻读英日文、数理化等课程。后王氏东渡日本求学，归国后随罗振玉办学校、编杂志，眼界大开。王氏幼承庭训，国学功底深厚，然生性忧郁，故于青年时代笃心康德、叔本华之哲学。是以《人间词话》在潜移默化中不觉渗入几许西方哲学之色彩，成了一部融通中西的书。

《人间词话》薄薄的一册，字数仅五千，加上删稿也不及两万。但王氏“境界说”言简意赅，涵纳丰富，自足千古。百年来围绕“境界说”的争议讨论其实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的魅力。

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不乏以一个关键词语提勒全篇、导率全书者。如南宋严羽于《沧浪诗话》中标举“兴趣”；清代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标举“沉郁”。但是他们所强调的兴趣、沉郁，因更侧重对一种具体的文学风格、风貌的描述，故显得片面，适用范围比

较拘狭。而王氏的“境界说”则裹挟作者、作品、读者、世界四方面因素，作者于世界之事物或一己之欢悲感而发，成为作品；读者由作品之文字中体会到作者的幽意抑或结合一己之经历作出创获胜解，凡具此等功效之作品即谓之“有境界”！王氏说的好：“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意与境二者而已”。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还要说“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其探本”。

正是因为有了境界说这一主心骨，故王氏词话，散而不觉其散，建章千门万户，凭此一枢键统领各种理论建构。

执境界说这一“铁如意”，王氏优劣词家、鉴品词作、评析断代词坛风貌、对比异代词风差别，彼短此长，花红玉白，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其或偶有偏颇，然因摄于“境界说”之畴范，深思之亦多有可取处，不可轻訾议。清人章学诚对诗话大加挹伐：“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实则，“著惟意所欲之言”正是一部诗话词话得以争雄百代的优长之所在。王氏词话盖得之此也。于是我有叹焉，余学识浅薄，智虑凡庸，曾何足以注析先哲之书？亦“著惟意所欲之言”也！如有则其不经，诚希以功掩过。

我们这次注析《人间词话》，原文以书目文献出版社的《〈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为底本，并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人间词话〉黄霖等异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间词话》等各种相关著作。对错讹、夺衍的字和部分异文或择善而从或作校改，为节省篇幅，不出校记。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间词话》的内容和意义，在每则之后都配有一段讲解的文字，讲解之语在力求准确解释王氏词话的前提下，对王氏所引用的部分词作和词话、诗话都作了评析，故读此书者以之为词论可、以之为词学鉴赏之书亦可，同时，在具体分析每则词话的过程中，我们也力图通过对词人词作和词学知识的细致介绍和讲解来达到以词话存词史的目的，也就是说，读

者一篇在手，不仅对王氏词话有比较精确的理解，同时对唐宋词史也有会心的体悟。注释文字力求简洁，对前人某些失注或误注之处略有补充、修正。

有关《人间词话》的研究专著、译注和论文数量不少，成果颇丰。注析工作是在许多学者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注析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引用了不少专著和论文的有关内容，由于篇幅的关系，未能一一注明，特此说明，并深致谢意。

因生性驽钝，推校前贤的巨刃磨天之作，只能是精诚交通，努力地去思索、分析，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终致思滞语塞，或有注释析论不当，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沈文凡

2009年岁末于吉林大学

戏效季英作口号诗(六首)

一

舟过瞿塘东复东，竹枝声里杜鹃红。
白云低渡沧江去，巫峡冥冥十二峰。

二

朱楼高出五云间，落日凭阑翠袖寒。
寄语塞鸿休北度，明朝飞雪满关山。

三

夜深微雨洒帘栊，惆怅西园满地红。
秣李夭桃元自落，人间未免怨东风。

四

双阙凌霄不可攀，明河流向阙中间。
银灯一队经驰道，道是君王夜宴还。

五

雨后山泉百道飞，冥冥江树子规啼。
蜀山此去无多路，要为催人不得归。

六

十年肠断寄征衣，雪满天山未解围。
却听邻娃谈故事，封侯夫婿黑头归。

(《人间词话》原稿卷首的题诗)

目 录

总 序

前 言

戏效香英作口令诗（六首）

境界篇	001
唐五代篇	025
北宋篇	059
南宋篇	091
杂论篇	126
附录一 《人间词话》删稿	148
附录二 《人间词话》百年研究 综论	240
参考书目	273
后记	274

境界篇

【原文】

1.1 词以境界①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②，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③者在此。

【注释】

①境界：是王国维自创的品评诗词优劣的词语。参见讲解和附录二。②高格：意为较高的艺术成就。③独绝：独步，即专有的特色。

【讲解】

王国维《人间词话》虽融合了几许西方哲学思想，然就总体而观，仍烙印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之重感悟的特色。再者，此著的另一显著特点在于对乾嘉旧学的绍嗣。作为清学之祖的顾炎武，其学说精神传于后世者在《日知录》，然而这部被作者称为“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作品，却是顾氏的一本读书札记。故梁启超云：“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于预备资料中者。”况且“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清代学术概论》第59页）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实则亦属感悟所得的一本札记，其间虽也草蛇灰线，似有连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联

系是很微弱的。但是由于本书力求“以词话存词史”，且又将王氏手定六十四则词话分为“境界篇”、“唐五代篇”、“北宋篇”、“南宋篇”、“杂说篇”，故笔者在品评文字中将努力关照词话上下则之间以及前后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为王国维手定《人间词话》之第一则。在本则中，作者入手擒题，点明词之高绝在有境界，随即截断众流，独标五代北宋之词，真可谓“立片言而居要，实一篇之警策”。王氏在此书后面的论述中对五代北宋之词多为首肯，而对南宋之作者只赞赏辛弃疾，因此，视此则为王氏论词之总纲似不为过，其下的论述皆由其统摄。

境界的本意是地域的范围界限。佛家中所言的“境界”用来指对佛教教义的造诣程度。王国维在这里所说的“境界”与以上两种意思均不相同，甚且与唐代以来常见的文学批评术语“意境”、“诗境”、“词境”等亦不相类。要之，境界一语是王氏自铸的品评诗词优劣的标尺，其内涵极丰富也极复杂。由于王氏所言的“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通性），故他手定《人间词话》的前九则都在反复申说“境界”的特点。如第二则云境界可分为造境和写境，其中造境偏重于理想，写境偏重于写实。第三则云境界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第四则析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获得方法。第五则基本是对第二则的具体化，剖析理想与现实之不可分性。第六则为境界的范畴画疆定界，“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皆人心中之境界。第七则举例说明“境界”。第八则云境界有大小，但境界之大小不关乎作品的优劣。第九则言境界乃“探本”之论，高明于严羽的“兴趣”说和王士禛的“神韵”说。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探究王氏的“境界”之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在《人间词话》删稿中亦有数则直接关乎境界者，且王氏论诗词专主“境界说”，因此在本书的品评部分，笔者将重点结合王氏的境界理论来剖析其论词论诗的语言，以期将“境界”之准确内涵比较形象地表

露于读者诸君睫前。

【原文】

1.2 有造境①，有写境②，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③，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注释】

①造境：此处之造境似与西方文艺理论中之“主体说”略近之。②写境：此处指写境似与西方文艺理论中之“客体说”略近之。③自然：此处是指客观世界，包括现实人生与自然界。

【讲解】

此则承上而来，一枝二孽，将境界分为造境和写境。

历来的评家对王国维的这一则词话似乎都没有给出较为准确的评析。这是因为王氏先将作家的创作分为“有造境”、“有写境”二类，然后又云这两者不容易分别，原因是大诗人能将两者结合的紧密无间。

笔者私意以为，王氏所谓的造境实际上就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主体说”，也就是片面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而忽视客体的作用；写境就是所谓的“客体说”，或者叫“模仿说”，即过度强调客体的作用，而仅仅将主体的创作看做是一种对自然的模仿。

文学创造的“主体说”和“客体说”其渊源均自西方。

“主体说”和“客体说”实际上均有偏颇，都不科学，王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拈出所谓的“大诗人”来调和二者，即大诗人能达到二者的融合。要之，王氏所云的大诗人的创作也就是“能动反映说”的一种别样表达。这种学说既强调文学创作中主体的

能动性，亦不否认客体的功能，因而是最为科学的说法。

“主体说”实际上是浪漫主义的先声；而“客体说”则是现实主义的鼻祖，在王国维生活的年代，受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影响是很自然的。

【原文】

1.3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①“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②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③“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④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注释】

①冯延巳《鹊踏枝》（一说为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②秦观《踏沙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③陶潜《饮酒诗》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④元好问《颖亭留别》：“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